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筠廊偶筆

宋 犖 牧仲

今上御極之四年。鹿邑中翰梁公。遂以詔使過洞庭。風雨中見一人。長鬚藍衣。紗帽。氣度閒雅。乘一物似馬。半沒水內。侍者持杖。猱獬隨其後。與波濤上下。舟中數十人共見之。相距纔數武耳。逆風而行。良久。迷離不見。其年八月。公返棹過齊安。與余杯酒閒細。

言之或曰。此洞庭君迎。詔使理或然也。

楚之黃安縣野塘。荷葉數百。爲暴風捲起。插三里外。稻畦中一葉不亂。

揚州水月菴杉木上儼然白衣大士像。鸚鵡竹樹善財皆具。

余於城武見一小兒。四五歲。手足似螳螂。頭高起作兩岐。見人念阿彌陀佛。惟索錢無厭耳。

孝感夏孝廉振叔。見一兒六七歲浴水中。勢與穀

道各二。後不知所終。

樵人於王屋山得茯苓如屋。送濟源某公服之。十年不盡。

一閩人山居。門前忽現宮闕數重。魏煥挿天。須臾不見。蓋山市也。

同里孝廉王崑之有妹。生不能言。及笄。有道人過門。乞食云。善治病。或問能治啞否。曰能。孝廉遂以妹請。道人命取水。油各一盞。咒之。傾一處。以簪攪成膏。漸結爲丸。日以水調服。卽能言。但須焚香謝天耳。孝廉以藥授妹服之。頃刻能言。急覓道人。不見。舉家向空。

拜謝聞仙樂喧闐冉冉而去

閩中洛陽橋圯有石刻云石頭若開蔡公再來鄞人
蔡錫中明永樂癸卯鄉試仁廟授兵科給事中陞泉
州太守錫至欲修橋橋跨海工難施錫以文檄海神
忽一醉卒趨而前曰我能齎檄往乞酒飲大醉自沒
於海若有神人扶掖之者俄而以醋字出錫意必八
月廿一日也遂以是日興工潮旬餘不至工遂成語
載錫本傳中乃實事也人不知而以其事附蔡端明
且以爲傳奇中妄語矣錫官至都御史以才廉聞

張山來巨宋先生予父執也撫吳時以大集暨此
快見賸獲之不啻拱璧敬採異事數條載入選中
蓋徧前人節錄搜神記續齊諧記之例非敢有所
去取也

金忠潔公傳

董以寧 文友

金鉉字伯玉武進之剡村人也。因狗節謚忠潔。人稱金忠潔。云初以順天籍領解成進士。時年十九。不習吏。請改教授。其大父戶部主事汝升舊多藏書。乃與弟錄日夜讀之。繼擢國子監博士。遷工部主事。先是時明懷宗已誅魏忠賢。而太監張夔憲等旋用事。至是而賊李自成兵始熾。添內餉。命夔憲總理戶工錢糧。建別署。忠潔曰。此天下存亡之機也。柰何誅忠賢。復任一忠賢。且我爲工曹。必將屬視我矣。乃抗疏言。

先言。葵憲既有獨踞之庭。必強二部郎官。匍匐進謁。挫士節。辱朝廷。疏上不報。而總理已建署。果倣郎官以謁尚書儀注。見復上疏。固爭之。旨諭職事相關。自當禮見。餘不必通謁。金鉉亦不得激陳葵憲意。甚得與其黨議。接待郎官禮。或曰。視尚書當稍倣憲曰。吾當稍恭。而待金鉉。倣耳。金遂集諸郎官。倡議曰。職事可令。遂更移之。吾曹有一人。登葵憲堂。卽屬葵憲。假子。斥許人孔子廟。當提吾靴。擲腫其面。辱之。朝堂于。是諸郎官請尚書。各請以公事出。至期。葵憲坐堂皇。

黃衫縫衣偶贊畢。但見吏不見。即官曰。請尚書始來。乎待午乎。久之又不至。乃悲曰。避金鉉不即來待。晚乎命小豎竊伺門外。望扇導來。即報已而馬蹄前後。過之無一人入者。乃大慚憤。借驗放十六門火器。誣指十八位。無火門効。以故誤軍機。曰。必殺鉉。會尚書爭之力。僅削籍歸。家居益與弟錄盡讀所藏書。尤善易學。而父汀州太守顯母恭人章更時時慰勉之。至父死。服闋復起爲兵部車駕司主事。分守皇城。益修城守火器。時崇禎十七年二月也。李自成已陷大同。

而宣府鎮方有太監杜勲監視。又上疏曰：宣府京城之蔽，宣府不救，慮在京城。撫臣朱之馮忠勇足恃，恐受內臣之掣。請亟撤之，并撤居庸關監視，不聽。至三月，果聞杜勲以宣府迎賊，朱死之。因哭語弟錄曰：今我哭朱公數日後，汝曹旋哭我也。及賊至居庸關，太監杜之秩果復迎降，遂進薄彰義門。城下杜勲絕城上，入見大內，惟張皇賊勢以逼帝。遍語諸璫謂：吾黨富貴自在云。忠潔則倉皇點禁兵歸謀匿母，因哭告母曰：鉉守皇城，賊入當與偕亡。今日從母乞此身殉。

王事。母曰。噫。久謂汝讀書知大義。乃今始向我乞身。哉。且我命婦與汝偕勉之。汝魂歸可會我于井矣。趣之出。又命僕追往以朝衣隨之。見賊入京城。殺監察御史王章于城上。王章亦武進人。字芳洲。與忠潔素厚。方爲之啼嘯數聲。見市中官人遍至。言賊入皇城。帝后已死。社稷欲趨入宮。又傳聞提督京城太監王承恩從死。曰。微獨吾鄉王御史也。若輩中尚有一人知大義者。我乃後之。不已爲若笑耶。遂衣朝衣投御河。死時有呂胖者亦內監也。僂然而至。兩手反接。

而睨視之曰。是金兵部耶。是人素不居我輩于人而
豈果能死。吾獨不能死哉。渠生欲遠我。我偏近之。亦
自沉于此。僕以奔告其母。母曰。卒哉鉉也。旣信于王
公。又能激呂監死。吾安可以誑鉉。急正冠帔。投井中。
妾王氏隨之下。遂與俱死。錄歸。收葬。畢。焚其書。而長
慟曰。吾母乎。吾兄乎。此時曾相見而相依乎。哀號數
日。又死井中。其後清兵至。家人請入皇城。求得忠潔
屍。已與呂監骨相雜。不可分歟。而皇城又不得入。櫬
竟合兩骸。藁葬御河堤。而王御史之喪歸里。

手撫脅直背。脅直左手執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語。
東坡現右足。脅直現左足。各微側其兩膝相比者。各
隱卷底衣褶中。佛印絕類彌勒。袒胸露乳。矯首昂視。
神情與蘇黃不屬。臥右膝。訕右臂支船。而豎其左膝。
左臂掛念珠倚之。珠可歷歷數也。舟尾橫臥一楫。楫
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椎髻仰面。左手倚一衡木。
右手攀右趾。若嘯呼狀。居左者右手執蒲葵扇。左手
撫爐。爐上有壺。其人視端容寂。若聽茶聲然。其船背
稍夷。則題名其上。文曰。天啓壬戌秋。日虞山王毅叔

張山來曰眼鏡中有所謂顯微鏡者一蠱之細視
之大如棗栗由此推之則一核未嘗不可視爲東
瓜矣

沈孚中傳

陸次雲

吳士

沈嵎字孚中居武林北墅不修小節越禮驚衆作填詞奪元人席好縱酒日走馬蘇白兩堤搗如戲衿未青不屑意也崇禎某年當九日攜酒持螯獨上巾子峰頭高吟浮白有僧濡筆竊記其一聯云有情花笑無情客得意山看失意人爲之叫絕拉歸精舍痛飲達旦家人覓至曰今邑試郎君何不介意耶嵎方醉睡未開履無詳步扶入試院則已几席縱橫置足無地嵎乃積墨廣視立身高級大書登高詞於粉壁之

上其首闕曰萬峰頂上險韻獨拈饒撐傲骨與秋磨
天涯誰是酒同僚而皮雖老儘生平受不起青山笑
難道他倖英雄一紙賢書到做了禁登高三寸封條
題畢而下有拍其肩狂叫者曰我得一賢契矣嵎祝
之則令也潛視其後良久矣令宋姓兆和名字禧公
雲間名士不屑爲俗吏態者把嵎臂曰昔賀監遇李
白爲解金龜當酒我雖遠遙知章君才何異太白此
日之事今古攸同盍拈是題與君共填散曲誌奇遇
乎嵎曰善令未成而嵎稿脫更復擊節擢之冠軍薦

之學使者補弟子員聲譽大起嗣是非令醉嵯卽嵯
醉令交誼旣狎略師生而爾汝更冠易服戲樂不羈
嵯弟有訟對簿於令令佯爲研鞠嵯躍出廳事大呼
曰錯矣錯矣令拂袖起事聞直指以白簡斥令令恬
然勿怨也明鼎旣移閭部馬士英捲其殘旅遁迹西
陵嵯往談兵士英僞爲壯語云當背城決勝嵯馳歸
語里人曰此地頃爲戰場矣里人羣譁曰丞相宵奔
將軍夜遁誰能任戰欲殃吾民爭擊斃嵯燒其著書
所存者獨息宰河結春園傳奇二種結春園尤爲詞

場稱艷云。

陸次雲曰。余童子時。嘗從道中見孚中策騎過。有河朔少年風。及長。讀其詞。而歎其死。語云。凡人之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者。乎中之死。鴻毛耶。泰山耶。吾烏能論定之。

張山來曰。文人不諳世務。是以爲世所輕。稍不得意。輒作不平鳴。若止觀其文。誠足令人敬之愛之。甚矣全才之難也。

傾潑不飲。或詰之。則厲聲曰。若不聞孟聖人云。男女不親授受乎。於是神仙之名四走。有不遠數十百里。來問吉凶。時道人寄跡破廟。日環繞門者數百人。道人大怒罵曰。我何神仙。我貪酒花子耳。知底吉凶。汝輩來問我。卽擎穢撒之。衆乃散。與蜀中銅袍道人張閔善。銅袍者。聯銅片爲衣而服之者也。故號曰銅袍道人。嘗攜杖頭錢。與愛鐵飲于市。醉則歌嗚嗚。大慟而後休。甲寅亂。二人不知所往。

外史氏曰。以鐵爲衣。以銅爲袍。豈炫異以駭人耳目。

北墅奇書

陸次雲書

順治時山左有李神仙游行京邸。庚子北直鄉試有
兩生密詢試題。李笑曰。公皆道德仁藝中人也。無庸
卜題。出乃志於道全章。二人皆中式。辛丑會試。又有
以場題問者。李曰。五後四可。場中首題乃知止而後
有定一節。果五后字。二題乃夫子之文章一章。三題
乃易其田疇二節。果四可字。靈異最多。此特其一事
耳。

張山來曰。先君視學山左時。李神仙來謁。自署曰。

治仙先君延入署中。仙命人于架上。隨手取書一冊。復令信手揭開。隨于袖中取出字紙一條。乃其首行也。又云。明日有貴人送禮至。及次日。衍聖公。以匣羅見贈。後不知所之矣。

陳我白。謦口善揣骨。居揚州。吳江相國金豈。凡召之。先令徧相諸人。多驗。後及公。陳徧摸之。云。此窮相。不足道。公不語。傍人曰。子無悞言。陳復徧摸。輒搖首曰。不差。公復不語。陳摸至公眼。遽跪曰。此龍眼。當大貴。衆愕然。公笑曰。果神相也。重贈以金。復爲延譽。蓋公。

未生時父翁禱於神廟甚虔。夜夢神許賜以一子。脫之。卽寺前丐者。私念有子如此。不如無矣。神復曰。汝勿慮。當易其眼。取毀廡龍眼納之。未幾生。公故公以爲神也。

張山來曰。審若是。則富貴之後身。仍爲富貴。乞丐之後身。仍不免貧賤耶。真不可解。○余卜居維揚時。陳我白已大富。不復爲人揣摩。故無從一詢。休嘗問其願。精于奕。目雖瞎。人不能欺之。尤爲奇也。河南劉理順。鄉薦久不第。讀書二郎廟中。聞哭聲甚

哀問之乃婦人也。其夫出外七年不歸。母貧且老。欲嫁媳以圖兩活。得遠商銀十二兩。將攜去。姑媳不忍別。故悲耳。劉聞之急呼其僕曰。取家中銀十二兩來。僕曰。家中乏用。止有納糧銀在。明早當投櫃矣。劉曰。汝且取來。官銀再設處可也。因代爲其子作一書。稱離家七年。已獲五百餘金。十日後便歸矣。先寄銀十二兩等語。覓人送其家。姑媳得銀及書。以告商。商知其子在。取銀去。越十日。其子果歸。所得之銀及所行之事。與書中適符。毋以問子。子駭甚。但曰。此神人憐。

我也惟每日拜謝天地而已。劉公是年會試廟祝。見
二郎神親送之中。崇禎甲戌狀元。其子後於廟中見
公題詠。乃知書銀出自公手。舉家往謝。公竟不認。猶
不可及也。

薊門有人新置繭袍一領。衣之過蘆溝橋。值推車者
碎其右袂。其人自顧絕無一語。推車者跪而請曰。小
人誤碎君服。貧不能償。乞賜痛責。以懲過。碎衣者曰。
衣已碎矣。責爾何爲。拂袖竟去。推車者歸。忽顛狂曰。
吾冤不能報矣。鄰人聚觀。詰問其故。曰。衣繭袍者爲。

某與我讐積前生今日我數當盡碎其衣欲致其擊我我則隨擊而斃使彼受法抵償而無如其不較也吾如彼何哉其量若此吾怨已解然彼於前世尚負我五金乞鄰翁爲我語彼持此金來資我殯事我則與彼釋此冤矣鄰人走訪詳語其人其人大驚拜推車漢於破炕之下推車漢歷敘前因碎衣者浹汗叩求上五金償風負復上五金曰以此爲君祈福修佛事推車漢曰如是吾不惟不汝冤且汝德矣一笑而

順治戊戌進士湯聘爲諸生時家貧奉母忽病死鬼
卒拘至東嶽聘哀籲曰老母在堂無人侍養望帝憐
之嶽帝曰汝命止此冥法森嚴難徇汝意聘扳案哀
號帝曰既是儒家弟子送孔聖人裁奪鬼卒押至宣
聖處曰生死隸東嶽功名隸文昌我不與焉同遇大
士哀訴求生大士曰孝思也蓋允之以警世鬼卒曰
彼死數日屍腐奈何大士命善財取牟尼泥完其屍
善財取泥若梅檀香同至其家屍果腐爛一燈熒然
老母垂涕死七日尚無以殮善財以泥圍屍臭穢頓

息遂有生氣。魂歸其中。身卽蠕動。張目見母。嗚咽不
禁。母驚狂叫。鄰人咸集。聘曰。毋勿怖。男再生矣。備言
再生之故。曰。男本無功名。命限已盡。求報親恩。大士
命男持戒。許男成進士。但命無祿位。戒以勿仕。後聘
及第。長齋繡佛。事母而已。迨母死。就真定。令卒於官。
豈違勿仕之戒歟。

張山來曰。大士慨發慈悲。吾夫子獨不爲裁奪者。
以死數日而復生。是爲索隱行怪。非中庸之道。故
不爲耳。

顯天江霞子云其母舅汪公於崇禎十三年任四川
巡道經略到省單騎往謁中途所乘馬無病而死蜀
道難行計無所出忽有少年對馬言曰我當變馬與
公乘之左右以爲奸人擁至公前公云此狂人也釋
之少年出門去而馬忽活公喜甚乘之至轅門甫下
馬而復倒矣公入謁事畢乘肩輿歸方行見一老者
牽一人至喊云救命視其人卽少年也老者云適見
公乘馬死小人隨藏身山穴變馬負公出馬腹而尋
身不意宅舍竟爲此人所占伏乞勅彼更換各還故

吏曰與其死隔寧使生離公令其舁之郊外吏泣謝去公歸語老者老者求一新衣隨公出郭吏夫婦已先迎候觀者萬衆見老者扶屍起脫其衣以已衣衣其身隨脫已衣以其衣衣自身老者忽臥地棺中人突然起矣拜謝汪公吏夫婦呼之絕不應亦惟有向之拜謝而已吏夫婦痛哭去是人遂作道人狀雖若舞勺之年而所出者盡神仙之語謂公云時事不可問宜急隱答曰君父事了却稍俟之後再促公公言如故因歎云固有定數不可強也遂辭去明年寇大

警公卒於官。

宋武宗口述

明末關東有爲玉器之工李宛者。白皙無髭之人也。其里中有張遠者。長髯傾黑之人也。宛遠俱抱病。宛先三日死。遠後三日死。宛至冥。冥官曰。張合死。李猶未也。放轉生。鬼卒曰。李舍壞矣。冥官曰。卽借張舍舍之。鬼卒送宛魂附遠體而去。屍忽起。遠之父驚喜曰。兒生矣。妻曰。夫活矣。子曰。父能動矣。宛張目曰。我李宛也。此何地。爾何人。面子我父。我父我耶。竟趨李宅。李闔家怪而逐之。宛曰。我李宛也。父何以不我子。妻

鬼母傳

李 唐 韓 君

鬼母者。某賈人妻也。同賈人客某所。既嫁。暴烈。以長路迢遠。暫瘞隙地。未迎歸。適肆有鬻餅者。每聞雞起。卽見一婦人。把錢俟。輕步纖音。意態皇皇。蓋無日不與星月伴者。店人問故。婦人愴然曰。吾夫去身單。又無乳。每餓兒啼。夜輒中心如刺。母子恩深。故不避行露。急持啖兒耳。店人初聆言。亦不甚疑。但晝投錢于筭。暮必獲紙錢一錠焉。或曰。是鬼物無疑。夫紙燕于火者。入水必浮。其體輕也。明且盍取所持錢。悉面投

水甕伺其浮者物色之。店人如言。獨婦錢浮耳。怪而踪跡其後。飄飄颺颺。迅若飛鳥。忽近小塚數十步。奄然沒。店人毛髮森豎。喘不續。呼亟走鳴之官。起柩視衣骨燼矣。獨見兒。兒生。兒初見人時。猶手持餅啖了。無怖畏。及觀者蟬集。語嘈嘈然。方驚啼。或左顧作投懷狀。或右顧作攀衣勢。蓋猶認死母爲生母。而呱呱若覓所依也。傷哉兒乎。人苦別生兒。苦別死。官憐之急覓乳母飼哺。召其父。父到撫兒哭曰。似而母是。夜兒夢中趨趨呻吟。不成寐。若有入鳴鳴抱持者。明旦視

兒衣半濡。宛然未燥。訣痕也。父傷感不已。攜兒歸。後
兒長。貿易江湖間。言笑飲食。與人不異。惟性輕跳。能
于平地躍起。若凌虛然。說者猶謂得幽氣云。兒孝。或
詢幽產始末。則走號曠野。目盡腫。

張山來曰。余向訝旣已爲鬼。亦安事楮鏹爲。今觀
此。毋則其有需於此。無足怪矣。

狗皮道士傳

陳鼎定九

狗皮道士者不知何許人亦未詳其姓氏明末嘗冠道冠黥赤鼻披狗皮乞食成都市每至人家乞食輒作犬吠聲酷相類家犬聞之以爲真犬也突出吠之道士輒與對吠不休鄰犬聞之亦以爲真犬也輒羣集蹙吠之道士怒忽作虎嘯聲羣犬皆辟易每獨居破廟至深夜輒作一犬吠形聲少頃作衆犬吠聲儼然百十犬相吠也久之通國之犬皆吠而達乎四境矣歲餘獻賊入寇道士突至賊馬前數十步大作犬

吠聲獻賊怒令羣賊策馬逐殺之。道士故徐徐行。賊數策馬馬不前。獻賊益怒。令飛矢射之。如雨皆不中。獻賊益大怒。以爲妖。親策馬射之。中其首。不入矢。還中賊馬。馬斃。獻賊大駭。乃已。他日獻賊僭尊號。元旦朝賊百官。忽見道士披狗皮列班行。執笏作犬吠聲。獻賊大怒。令羣賊縛之。道士乃大作犬吠聲。盈庭如數千百犬爭吠。狀聲徹四外。合城之犬聞聲從而和吠之。聲震天地。獻賊大聲呼衆。皆不聞。爲犬聲亂也。獻賊大驚而退。旣退犬聲息。道士亦不知何往。

外史氏曰。世之言神仙者。比比。余則疑信相半。今觀
狗皮道士之所爲。豈非神仙哉。不然。何侮弄獻賊如
繖繖小兒哉。

張山來曰。人皮者不能笑。賊狗皮者反能之。可以
人而不如狗乎。

烈狐傳

陳鼎定九

明末有狐幻老人狀年可六七十。詣崑山葛氏欲僦其荒圃以居。葛謝以無屋。老人曰。君第諾我。勿論屋有無也。葛異而諾之。老人卽與葛約曰。我異類也。與君家有夙世緣。故相依耳。徒來請誠從者。勿相撓。則佩君高誼矣。葛曰。謹奉教。乃去。越數日。老人投刺進。葛曰。徒來矣。旣至。從者數十人。皆衣裳楚楚。陳幣悉珠玉錦繡。值數千緡。葛辭之。老人固讓。葛然後納其幣。及去。達圃扉。卽不見。葛愈異之。使人私覘之。見圃

內皆高堂大厦。畫棟雕甍。儼然縉紳家也。他日治酒。招葛樽俎之盛。幃幄之富。極人間之異。葛有子方弱冠。風流都雅。傾一邑。偶過其居。見一麗人。年可十五六。如海棠一枝。輕盈欲語。歸而思之不置。久之遂成病。且欲死。父知其情。走告老人。以姻請。老人曰。恐吾輩異類。不足以辱君子耳。葛固請之。乃許。擇吉迎之。奩贈以萬計。既歸。夫婦篤好事。舅姑甚孝。未幾國變。亂兵入其家。見婦艷。欲污之。婦大罵。奪刀自剄而死。乃一九尾狐也。

外史氏曰。狐。淫獸也。以淫媚人。死於狐者。不知其幾矣。乃是狐竟能以節死。嗚呼。可與貞白女子爭烈矣。張山來曰。裝千友人處。見小書一帙。皆紀妖狐故事。狐之多情者。固不乏。而烈者。則未之前聞。今得此文。可爲淫獸增光矣。葛翁。宜與聯姻。亦非尋常。可及。狐之以烈報之。固宜。

虞初新志卷之十一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過百齡傳

錫山 秦松齡 留仙

錫固多佳山水。間生瑰閎奇特之士。常以道藝爲世稱述。若倪徵君雲林以畫。華學士鴻山以詩。王僉事仲山以書。乃今過處士百齡者。則以奕。其爲道不同。而其聲稱足。以動當世。則一也。百齡名文年。爲邑名家子。生而穎慧。好讀書。十一歲時。見人奕。則知虛實。

先後進擊退守之法曰。是無難也。與人奕。奕輒勝于
是間黨間。無不奇百齡者。時福唐葉閣學臺山先生。
奕品居第二。過錫山。求可與敵者。諸鄉先生以百齡
應召。至則尚童子也。葉公已奇之。及與奕。葉公輒負。
諸鄉先生耳語百齡曰。葉公顯者。若當陽負。何屢勝。
百齡色然曰。奕固小技。然枉道媚人。吾恥焉。況葉公。
賢者也。豈以此罪童子耶。葉公果益器之。欲與俱北。
以學未竟。辭白。是百齡之名噪江以南。遂益殫精於
奕。不幾年。學成。曰。可以應當世矣。會京師諸公卿間。

者可謂奇矣。以相國之招而不去。以金吾之禍而不避。至知國家之傾覆而急歸。爲公卿門下客者。垂四十年。而未嘗有干請。若百齡者。僅謂之奕人乎哉。

張山來曰。善奕者多在垂髫。然其人往往耆於壽。今過君獨歷四十餘載。豈其命名爲之兆耶。

八大山人傳

陳鼎定九

八大山人。明寧藩宗室。號人屋。人屋者。廣夏萬間之意也。性孤介。穎異絕倫。八歲卽能詩。善書法。工篆刻。尤精繪事。嘗寫菡萏一枝。半開池中。敗葉離披。橫斜水面。生意勃然。張堂中。如清風徐來。香氣當滿室。又畫龍丈幅間。蜿蜒升降。欲飛欲動。若使葉公見之。亦必大叫驚走也。善詼諧。喜議論。娓娓不倦。嘗傾倒四座。父某亦工書畫。名噪江右。然喑啞不能言。甲申國亡。父隨卒。入屋承父志。亦喑啞。左右承事者。皆語以

日合則頷之。否則搖頭。對賓客寒暄以手。聽人言古
 今事。心會處則啞然笑。如是十餘年。遂棄家爲僧。自
 號曰雪个。未幾病顛。初則伏地嗚咽。已而仰天大笑。
 笑已。忽踈踈踴躍。叫號痛哭。或鼓腹高歌。或混舞於
 市。一日之間。顛態百出。市人惡其擾。醉之酒。則顛止。
 歲餘病間。更號曰个山。旣而自摩其頂曰。吾爲僧矣。
 何可不以驢名。遂更號曰个山驢。數年。妻子俱死。或
 謂之曰。斬先人祀。非所以爲人後也。子無畏乎。个山
 驢遂慨然蓄髮。謀妻子。號八大山人。其言曰。八大者。

四方四隅皆我爲大而無大於我也山人既嗜酒無
他好人愛其筆墨多置酒招之預設墨汁數升紙如
千幅于座右醉後見之則欣然潑墨廣幅間或灑以
散帚塗以敗冠盈紙骯髒不可以目然後捉筆渲染
或成山林或成丘壑花鳥竹石無不入妙如愛書則
攘臂搦管狂叫大呼洋洋灑灑數十幅立就醒時欲
求其片紙隻字不可得雖陳黃金百鎰於前勿顧也
其顛如此

外史氏曰山人果顛也乎哉何其筆墨雄豪也余嘗

聞山人詩畫大有唐宋人氣魄。至於書法則胎骨於晉魏矣。問其鄉人皆曰得之醉後。嗚呼其醉可及也。其顛不可及也。

張山來曰予聞山人在江右往往爲武人招入室中作畫或二三日不放歸山人輒遣矢堂中武人不能耐縱之歸後某撫軍馳柬相邀固辭不往或問之答曰彼武人何足轍遣矢得歸可矣今某公固風雅者也不就見而召我我豈可往見哉又聞其于便面上大書一啞字或其人不可與語則舉

啞字示之其書上所鈐印狀如屐子最愛其書恨
相去遠不能得也

圓圓傳

陸次雲

雲士

圓圓陳姓王峰歌妓也。聲甲天下之聲，色甲天下之色。崇禎癸未歲，總兵吳三桂慕其名，齎千金往聘之。已先爲田畹所得。時圓圓以不得事吳，怏怏也。而吳更甚田畹者。懷宗妃之父也，年耄矣。圓圓度流水高山之曲，以歌之。畹每擊節，不知其悼知音之希也。甲申春，流氛大熾。懷宗宵旰憂之，廢寢食。妃謀所以解帝憂者於父畹。進圓圓，圓圓掃眉而入。冀邀一顧。帝穆然也。旋命之歸。畹第時聞師將迫畿輔矣。帝急召

三桂對平臺。錫蟒玉。賜上方。託重寄命。守山海關。三桂亦慷慨受命。以忠貞自許也。而寇淡矣。長安富貴家。胥皇皇。晚憂甚。語曰。曰。曰。曰。曰。曰。當世亂而公無所依。禍必至。曷不締交於吳將軍。庶緩急有藉乎。晚曰。斯何時。吾欲與之。縶縶不暇也。曰。曰。曰。吳慕公家歌舞有時矣。公鑒於石尉。不借人看。設玉石焚時。能堅閉金谷耶。盍以此請。當必來。無卻顧。晚然之。遂躬迓吳。觀家樂。吳欲之。而故郤也。強而可。至則戎服臨筵。蹀然有不可犯之色。晚陳列益盛。禮益恭。酒甫行。吳

卽欲去。晚屢易席。至遠室。出羣姬。調絲竹。皆殊秀。一
淡妝者。統諸美。而先衆。音情艷意。嬌三桂。不覺其神。
移心蕩也。遽命解戎服。易輕裘。顧謂晚曰。此非所謂
圓圓耶。洵足傾人城矣。公寧勿畏。而擁此耶。晚不知
所答。命圓圓行酒。圓圓至席。吳語曰。卿樂甚。圓圓小
語曰。紅拂尚不樂。越公矧不迨。越公者耶。吳額之。酣
飲間。警報踵至。吳似不欲行者。而不得。不行。晚前席
曰。設寇至。將奈何。吳遽曰。能以圓圓見贈。吾當保公
家。先於保國也。晚勉許之。吳卽命圓圓拜辭。晚擇細

馬馱之去。哂爽然無如何也。帝促三桂出關。三桂父督理御營名驤者。恐帝聞其子載圓圓事。留府第勿令往。三桂去而闖賊旋拔城矣。懷宗死。社稷。李自成據宮掖。宮人死者半。逸者半。自成詢內監曰。上苑三千。何無一國色耶。內監曰。先帝屏聲色。鮮佳麗。有一圓圓者。絕世所希。田畹進帝而帝卻之。今聞畹贈三桂。三桂留之。其父吳驤第中矣。是時驤方降闖。闖卽向驤索圓圓。且籍其家而命其作書以招子也。驤俱從命。進圓圓。自成驚且喜。遽命歌奏。吳猷自成蹙額。

曰何貌甚佳而音殊不可耐也。卽命羣姬唱西調。操阮弄琥珀已拍掌以和。繁音激楚。熱耳酸心。顧圓曰。此樂何如。圓曰。此曲祇應天上有。非南鄙之人所能及也。自成甚嬖之。隨遣使以銀四萬兩犒三桂軍。三桂得父書欣然受命矣。而一偵者至。詢之曰。吾家無恙耶。曰。爲闖籍矣。曰。吾至當自還也。又一偵者至。曰。吾父無恙耶。曰。爲闖拘繫矣。曰。吾至當卽釋也。又一偵者至。曰。陳夫人無恙耶。曰。爲闖得之矣。三桂拔劍斫案曰。果有是。吾從若耶。因作書答父。略曰。

兒以父蔭待罪。戎行以爲李賊猖狂。不久卽當撲滅。不意我國無人望風而靡。側聞聖主晏駕。不勝毗裂。猶意吾父奮椎一擊。誓不俱生。不則刎頸以殉國難。何乃隱忍偷生。訓以非義。旣無孝寬禦寇之才。復愧平原罵賊之勇。父旣不能爲忠臣。兒安能爲孝子乎。兒與父決。不早圖賊。雖置父鼎俎。苟以誘三桂。不顧也。隨效秦庭之泣。乞王師以勦巨寇。先敗之於一片石。自成怒戮吳。虜併其家人三十餘口。欲殺則圓圓聞。聞吳將軍捲甲來歸矣。徒以妾故。又復興兵。

又曰唐陳鴻作長恨傳白居易因譜爲歌今雲士
乃因歌作傳詳略之際較之前人稍雖誠足輝映
後先矣

嘯翁傳

陳鼎定

嘯翁者歙州長嘯老人汪京字紫庭善嘯而年又最高故人皆呼爲嘯翁也嘯翁嘗於清夜獨登高峰巔豁然長嘯山鳴谷應林木震動禽鳥驚飛虎豹駭走山中人已寐者夢陡然醒未寐者心悚然懼疑爲山崩地震皆徬徨不敢寢達旦羣相驚問乃知爲嘯翁發嘯也嘯翁之嘯幼傳自嘯仙能作鸞鶴鳳凰鳴每一發聲則百鳥廻翔雞鶩皆舞又善作老龍吟醉臥大江濱長吟數聲魚鰕皆破浪來朝竈鼃多迎濤以

拜他日與黃鶴山樵天都晤漢滿湘漁父虎頭將軍
十數輩登平山六一樓拉蕭翁蕭翁以齒落固辭
強而後可初發聲如空山鐵笛音韻悠揚旣而如鶴
唳長天聲微霄漢少頃移聲向東則風從西來蒿萊
盡伏排闥擊戶危樓欲動再而移聲向西則風從東
至閭然蕩然如千軍萬馬馳驟於前又若兩軍相角
短兵長劍緊接之勢久之則屋瓦欲飛林木將拔也
於時炷香燼而蕭翁氣竭昏仆於地衆客大驚亟呼
山僧灌以沸水半甌乃甦歸而月印前溪矣蕭翁能

醫工畫善歌垂八十聲猶遶梁云

外史氏曰古善嘯者稱孫登嗣後寥寥不見書傳迨至我朝稱善嘯者洛下王昭陽李而已然予嘗一聞之矣第未知與蘇門同一音響否昨聞嘯翁之嘯則有變風雲動山岳之勢大非洛下者可幾及也豈嘯翁之嘯直接蘇門者耶

張山來曰予遇嘯翁欲問其嘯翁以齒豁辭不意其在平山發如許高興惜予不及知也

客窗涉筆

康熙間天津城外有旅店其後一室夜多鬼店主鍵其門時有優人至其家人無宿處欲入此室店主告以故其扮淨者云無懼吾能服之衆飲酒半醉各歸寢扮淨者取筆塗赤面著袍靴裝關公丑塗黑面持刀裝周倉小生白面持印作關平左右立關正坐點燭若看兵書狀頃之炕後一少婦出前跪呼冤裝關公者心懾不能言扮周倉者厲聲問有何冤可訴上婦指炕者再周又厲聲云汝且去明日當伸若冤婦

康小范言其伯父諱元積者康熙辛丑進士自幼能知前事方誕生時與同輩三人皆沙門中道履堅梓者冥主賜以進賢冠繡紫衣禮而遣之至一橋有以杯茗進同輩飲之某獨疑而冥之遂別去某困諸生久每思及此曰吾旣紫繡來聞老非謬我者後登進士謝恩之日班次中遇兩同年面目宛然當日兩僧與偕來者詢之兩君則皆惘然想卽橋上杯茗爲之蔽也。

崇禎末張獻忠屠戮楚中麻城人爲賊所殺覓走川

中不自知其死也。急欲東歸。每至途中。輒爲風吹轉。夜行三載。終不得歸。於是聞風聲。卽伏地握草木根。乃不復回。將至故邑。城門尚閉。於嶽廟後少憩。見有一神奉簿登殿。向嶽帝云。與麻城梅某一子。帝云。此人孽重。不得有子。神又云天曹所命。不敢違。判官持一簿向帝云。梅某於某日。見一凍人。買一草束烘之。得活。是當得子。帝云。可將坐廟旁。人與之四五人。拽是人行。是人呼云。我人也。何投胎之有。衆笑云。汝是人。何畏風。夜行卽是人。始悟己爲鬼。至殿上。又云。某

卽投胎不願之梅某家向識其人何可爲若兒判官云但往爲若兒有好处是人記所言數人押至梅某家梅某婦產一兒卽能言家人以爲怪欲殺之兒述前生并托生事梅驚異於是力行善撫子成人今尚在也康熙丙辰二月施溥霖言之

張山來曰方嶽帝未奉天曹命時梅某婦已有孕矣豈預知有投胎者耶此與同生者胸前微溫同一不可解也

聞見卮言

顏程美

順治甲午正月四明一士人金良者名仙仙大書此
云解元金良士人大喜及開榜解元乃鍾朗也蓋鍾
字旁有金字朗字旁有良字神仙之游戲耳然金君
於文科亦卽中式

晉時義興善權寺雷震其柱題字凡三一日詩米漢
一日射鈞記一日謝君之皆大書可徑尺非篆非隸
淡入木理正統間周文襄公命試削之字隨削而入
鄉人摹榻云佩之可以愈瘡宋祥符間岳州玉貞觀

雷書一柱曰謝大仙人問此仙曰雷神之名也本朝順治間福州饑書錦坊有賣米者雷震死其三人有半大書尸上其文曰米中曰大康中用木重無人識者人題之於萬壽塔壁夜有蜘蛛垂絲於字之中直貫而下視之乃米中用水康中用木查九字也詢知其入平日果然天誅不爽矣

張山來曰予曩在鵲茲市上曾見破書一帙所記皆雷事其中雷書甚多以其近于荒唐未之購也由今思之仍當以數十文買之今亦不知在否矣

樵書

來集之 元成

樵川吳生善請仙。順治丁酉。督學歲試。將及數子。問
場中題書曰。尹字帶兒孫。一旦不離心。復問次題出。
經題否。曰。否。否。否。此人試首題。是得見君子者斯可
矣。至得見有恒者斯可矣。乃知尹字兒孫。君子也。一
旦心。恒字也。次題樂正子強乎三段。三否字也。同時
有武學生。亦問試題。書四語曰。二人並肩。不缺一邊。
立見其可。十字撇添。及入試。論題乃天下奇才四字。
始悟二人並肩。天也不缺一邊。下也。立見其可。奇也。

十字撇添才也。拆字巧妙如此。非仙語不能到也。

唐熙已酉科。山陰袁顯襄叩凡仙問場中題目。批云。不可語。曰。然則終無一言耶。曰。題目卽在不可語上。曰。乞明示之。批一署字出題。乃知之者一節。有四者字。且在不可語上一章之上。袁遂獲雋。

貴州番民雜處。多闕術。能以木易人之足。有郡丞某過其地。記室二人從遊。其地寓於客邸。一人與婦人淫。其夫怨之。易其一足。一人不與婦淫。其妻怨之。易其一足。明日躑躅於庭。丞知逮其人。始邀歸作法而

足如故

張山來曰淫其婦而僅易其足可謂罪重而罰輕矣

錢塘于生三世事記

陳玉璫

叔父

錢塘于生某。忠肅公裔孫也。篤行不妄言。雖盛暑不
解衣帶。每沐浴。必淡自蔽。匿人怪之。一日浴昭慶寺。
僧寮同學蔡生者。排戶逼視。見其兩腋間肌寸許。左
豕右蛇。豕鬣而鱗。蛇鱗然。生泣下。已乃曰。此予三
生業也。于今猶不怠。予初爲豕。甚憎其生。既就死。極
挺刃湯火。神識終不去。已爲蟒蛇。在巖穴下。自顧獍
惡。時掩藏而日苦饑。百蟲碎腥附于甲。立啖盡。已念
業益重。間日食一大禽。又念殺生無已。時誓日飲水。

久念毒。誕入水。殺魚蚌。悞飲人。殺人慨然曰。生而害
生。曷不死。遂引首于山。曝烈日中。以死。見冥官曰。汝
有人性。重生命。舍生當拔汝爲人。言罷。生又泣曰。予
未嘗以告妻子。今亦無用自匿矣。蔡聞言。悚然。因語
于李九來。筆之書。陳子曰。輪迴果報。爲浮屠家說。予
不樂道。閻太平廣記諸書。載此類甚多。亦不之信。今
九來親得之。其友可無疑。嗟乎。物類以不嗜殺而得
爲人人嗜殺。將不得復爲人。亦理有必然者。金壇某
巨公死。距百里許農家。適產牛。見腹下殊毛。若書某

公姓名衆駭語聞其子齎歸閉之別室以終其年予聞之巨公姻黨亦無足疑夫天下之爲亂臣賊子者多矣豈能盡執其人而刀鋸鼎烹之故往往有逃于法者苟非有冥報使計窮力竭賄賂無所施干請無所用人亦何憚而不爲亂臣賊子故冥報者所以濟國法之窮也吾友魏冰叔作地獄論其說實有裨于世道人心當書此文質之

張山來曰余曾作輪迴說謂人爲異類世苟不知便不足以爲戒故必毛上成字方可耳

俗豈清淨道哉。於是陳留王乃盡棄其術。掩關息坐。
三年。然後請見。活死人大悅。曰。子可以授吾大道矣。
既授。乃集羣弟子。告曰。吾聞成功者。退。今吾道既已。
得人。吾將隱矣。乃命掘一土穴。山半。僅可容身。活死。
人入居之。命以土掩。毋使有隙。但朝夕來呼我。可耳。
既埋。羣弟子如命。朝夕往呼之。活死人在土中。必大。
聲應。三年。呼之不應矣。羣弟子乃樹以碣。曰。活死人。
之墓。

外史氏曰。神仙多爲駭世惑俗之事。活死人。既怪其。

弟子駭世惑俗何爲活埋土穴而使呼之應之三年之久耶豈夫子所謂索隱行怪者卽世之所謂神仙耶。

張山來曰活埋土穴中令人呼之而應此當是其
輩故爲此言以駭世耳未必果有其事也

義牛傳

陳鼎定九

義牛者。宣興銅棺山農人吳孝先家小牯牛也。力而
有德。日耕山田二十畝。雖飢甚不食田中苗。吳寶之。
令其十三歲子希年牧之。希年跨牛背隨牛所之。牛
方食草澗邊。忽一虎從牛後林中山。意欲攫希年。牛
知之。卽旋身轉向虎。徐行嚙草。希年懼伏牛背。不敢
動。虎見牛來且踞以俟。意相近。卽攫牛背兒也。牛將
迫虎。卽速奔。以前猛力觸虎。虎方垂涎牛背兒。不及
避。蹶而仰。偃隘澗中。不能輒水。壅浸虎首。虎斃。希年

驅牛返白父集衆舁虎歸烹之。他日孝先與鄰人王
佛生爭水。佛生富而暴。素爲鄉里所怨。皆不直之而
訟。孝先佛生益怒。率其子毆死孝先。希年訟於官。佛
生重賂邑令反杖希年。希年斃杖下。無他昆季可白
冤者。孝先妻周氏日號哭於牛之前。且告牛曰。蒙幸
藉汝吾兒得免。果虎腹。今且父子俱死於讐人矣。皇
天后土誰爲我雪恨耶。牛聞之大怒。搏拽長鳴。飛奔
至佛生家。佛生父子三人方延客歡飲。牛直登其堂。
竟舐佛生。佛生斃。復舐二子。二子斃。客有持梃與牛

鬪者皆傷鄰里趨白令令聞之怖死

外史氏曰世之人子不肖父讐不能報者比比矣乃是牛竟能爲吳氏報兩世殺身讐噫牛亦勇矣哉宜乎令聞之怖死也

張山來曰牛之爲物雖巍然一軀然觀其狀大抵頑而不靈今此牛獨能爲主報兩世之讐復沛死一食墨吏殆所謂犁牛之子騂且角者也

卷十一終

張山來曰明末死於忠義者較前代爲獨盛特存
此一篇以當清夜聞鐘發人潸省

畫舟記

魏學洙子敬

明奇巧人曰王叔遠能以徑寸之木爲宮室器皿人物以至鳥獸木石罔不因勢象形各具情態嘗貽余核舟一蓋大蘇泛赤壁云舟首尾長約八分有奇高可二黍許中軒敞者爲艙箒篷覆之旁開小牕左右各四共八扇啓牕而觀雕欄相望焉閉之則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石青糝之船頭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爲東坡佛印居右魯直居左蘇黃共閱一手卷東坡右手執卷端左

遠南刻細若蚊足。鈎畫了了。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文。
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計一舟爲人五。爲牕八。爲翦。
筵爲檝。爲爐。爲壺。爲手卷。爲念珠。各一對。聯題名并
篆文爲字。共三十有四。而計其長。曾不盈寸。蓋簡桃
核修狹者爲之。魏子詳矚旣畢。詫曰。嘻。技亦靈怪矣。
哉。莊列所載。稱驚猶鬼神者。良多。然誰有游削於不
寸之質。而須臾瞭然者。假有人焉。舉我言以復於我。
亦必疑其誑。乃今親睹之。繇斯以觀。棘刺之端。未必
不可爲母猴也。嘻。技亦靈怪矣哉。

愛鐵道人傳

陳

萬

愛鐵道人。遼其姓名。雲南人也。少時曾爲釋。謫生明
氏。卽燕家爲道士。冬夏無衣。禪惟以尺布掩下體。不
火食。所食者瓜蒴蔬果。滇中四時皆暖。雖臘月有鱗
物。故道人竟辟穀。性愛鐵。見鐵輒喜。必膜拜。向人乞
之。頭項肩臂以至胸背腰足皆懸。敗鐵行路則錚錚
然。如披鎧。自號曰愛鐵道人。久之。言人禍福多奇中。
愚男女皆以神仙奉之。而道人亦遂以神仙自居。更
號曰愛鐵神仙。嗜飲市人爭醉以酒。婦人持酒與。則

耶抑道家別有所屬而寓意于銅鐵耶皆不可得而解也

張山來曰既有鐵便應有銅愛金銀者爲貪夫則愛銅鐵者自是異人矣

有公語少年。少年云。此係難得之物。願受官刑。斷不還矣。公欲繩之以法。而無法可加。老者知不可強。拳詈交及。少年惟有笑。受公勸。老者爾有此手段。不若另覓好舍。何如。老者曰。公肯爲某留心。某當從命。少年拜謝去。老者亦隨公回署。越半載。一日向公云。公書吏之子。今夜暴亡。明晨弗令掩蓋。使移置郊外。當拜公佳舍之惠。公許之。明早升堂。問某吏可有子。昨夜死否。吏曰。有之。公云。汝欲令其重生否。吏曰。安能得之。公云。汝命無子。雖生必命出家。不則生而復死。

何以不我夫子何以不我父耶其父曰我子宛且腐
我子無疑而爾多疑大異矣何詭說耶宛曰此張遠
之軀真曹判而假我生者也蓋辨我之聲乎其家人
曰聲果宛聲也張之父予追至亦曰聲誠非遠聲也
而李之家究不敢納也宛曰不信試取我器具來須
與剖玉磨濾爲璧爲珪事事俱宛之素藝遠所不能
者於是信其果爲宛也張不能強之歸李不復驅之
去此王艾納游邊云親見其事者

張山來曰寘官亦舞文如此耶雖與受賄者不同

然亦恐空掛彈章也。○不識李宛之妻。肯與之同
宿。不以白晢無髭之婿。而忽易以長髯傾黑之夫。
能無怏怏。卽張遠之婦。見其夫復生。而爲李宛之
妻所踞。心能甘乎。俱不可解。

其名有以書邀致者。遂至京師。有國手曰林符卿。老
游公卿間。見百齡年少。意輕之。一日諸公卿會飲。林
君謂百齡曰。吾與若同遊京師。未嘗一爭道角技。卽
諸先生何所用。吾與若耶。今願畢其所長。博諸先生
歡。諸公卿皆曰諾。遂爭出注。約百齡。百齡固謝不敢。
林君益驕。益強之。遂對奕。枰未半。林君面頸發赤熱。
而百齡信手以應。旁若無人。凡三戰。林君三北。諸公
卿譁然曰。林君向固稱霸。今得過生。乃奪之矣。復皆
大笑。于是百齡藝品遂第一名。噪京師。當是時。居停

主某錦衣者。以事繫獄。或謂百齡曰。君爲錦衣客。須
謹避。不然禍將及。百齡毅然曰。錦衣遇我厚。今有難。
而去之。不義。且吾與之交。未嘗干以私。禍必不及。時
同客錦衣者。悉被繫。百齡竟免。已天下多故。百齡不
欲久留。遂歸隱錫山。日與一二酒徒。狂嘯縱飲。不屑
屑與人奕。獨微逐角戲。以爲樂。百齡素貧。山遊輒得
數百金。輒盡之博。築其戚黨。誰訶百齡。百齡曰。吾鄉
者。家徒壁立。今所得貲。俱以奕耳。得之奕。失之博。夫
復何憾。且人生貴適志。區區逐利者。何爲噫。若百齡。

殺妾何足惜。恐其爲王死。敵不利也。自成欲挈圓圓去。圓圓曰。妾旣事大王矣。豈不欲從大王行。恐吳將軍以妾故而窮追不已也。王圖之度。能敵彼妾。卽褰裳跨征騎。自成乃凝思。圓圓曰。妾爲大王計。宜留妾緩敵。當說彼不追。以報王之恩遇也。自成然之。於是棄圓圓。載輜重。狼狽西行。是時也。閩膽已落。一鼓可滅。三桂復京師。急覓圓圓。旣得。相與抱持。喜泣交集。不待圓圓爲閩。致說。自以爲法戒。追窮聽其縱逸。而不復問矣。旋受王封。建蘇臺。營都鄔於滇南。而時命

圓圓歌。圓圓每歌大風之章。以嬾之。吳酒酣。恒拔劍起舞。作發揚蹈厲之容。圓圓卽捧觴爲壽。以爲其神武不可一世也。吳益愛之。故專房之寵。數十年如一。日其蓄異志。作謙恭。陰結天下士。相傳曰。多出於同夢之謀。而世之不知者。以三桂能學中胥。以復君父大讐。忠孝人也。曷知其乞師之故。蓋在此而不在彼。哉。厥後尊榮南面三十餘年。又復浪蕩潢池。致勞捷伐。跋扈。艷妻同歸。殲滅。何足以償不子不臣之罪也哉。

陸次雲曰語云無微不信圓圓之說有徵乎曰有徵
諸吳梅村祭酒偉業之詩矣梅村效琵琶長恨體作
圓圓曲以刺三桂曰銜冠一怒爲紅顏蓋實錄也三
桂齎重幣求去此詩吳勿許當其盛時祭酒能顯斥
其非卻其賂遺而不顧於甲寅之亂似早有以見其
微者嗚呼梅村非詩史之董狐也哉

張山來曰吳三桂未叛時予讀祭酒圓圓曲不解
所謂甲寅後友人因爲予言其故浚服先生先見
之明今讀此傳益知圓圓曲之妙也

拜謝忽隱去。至明日。三人啓炕磚視之。下果有一屍。
詢店主云。此屋本一富家者。前年遷去。某賃之。其鄰
佑云。屋主向有一妾。後不復見。殆冤死耶。衆云。今夜
必復至。當細詢之。至夜。三人仍裝像於室。衆伏戶外
伺之。初更。婦人又自炕後出。怒指三人云。吾以汝爲
真關君。特與訴冤。汝輩何能了吾事。乃披髮吐舌。滅
燈而去。衆大驚。三人不敢復入室。

張山來曰。此鬼謬矣。卽非真關君。寧不可藉其力。
以鳴于官。而究其冤耶。

活死人傳

陳鼎定九

活死人姓江四川人名本實家素封。明公散家財棄妻子入終南學仙。十年得其道遂遨遊四海。既而止妙高峰。從間老人結爐煉金丹。又十年丹成。座下弟子百餘人。推荆溪陳留王爲首。能駕雲往來。能水面上立。能峭壁間行。嘗縛虎爲騎。出入市中。活死人怒呼而責之曰。所貴乎道者。清淨無爲也。無爲而至於無聲。方臻衆妙之門。故曰。有聲之聲。延及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今汝所行。皆有爲也。有爲則駭世惑。